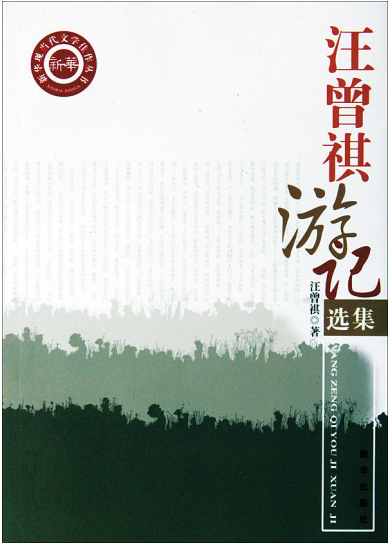


精彩推荐

游记其实是很很难写的



汪曾祺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马 力

汪曾祺先生过世后这十来年中，他的书出了百余种。汪先生的创作，引起文学史注意的，在小说和戏剧，亦在其散文之中。散文里，游记一样包括在内，倒也占着不轻的分量。年老之时，他多走山水，身返家门，写下不少游记。以此种体式为限，选择他的这部分作品，纂辑成书，大约只有《汪曾祺游记选集》这一本。

汪先生跟我讲过，有的刊物约稿，开口就说不要游记。游记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依我的推想，或许是某些游而记之的文章，没能写到理想的地步，扫了读者的兴，继而不入编者法眼也说不定。游记之体受了伤，可说城门鱼殃。依我的浅识，把旅途上的所得，用游记的形式表现，千百年来，中国文士早就做着这桩事，产生的篇章极为可观，显示着整体造就的不凡，足证它的文体价值绝不比别的种类低。今天的人切不可将这一独立的文类看轻了，更须给它一种新的生命。

近三十年前的夏天，应桂林文友之邀，我去参加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在象鼻山下见到汪先生，还一同登船，游江至阳朔。回京后，汪先生写了一篇随笔，刊发在《北京文学》。那上面有他的一个专栏——《草木闲篇》。汪先生在文中讲：“离开广西时，曾想用文字捉住漓江之游的印象，枯坐多时，毫无办法……由此我想到游记其实是很难写的。‘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事实上很难办到。”游记不易着笔，汪先生深解其中味。这篇《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排在《汪曾祺游记选集》的最后，压了轴。

在这书里，《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

江》我是熟悉的。二十多年前，我当副刊编辑，去汪先生家里取这两篇稿子，汪先生还找出好些近照，挑了合意的给我，配文发。汪先生的游记，是顺着游踪写下来的，摹景物、谈观感，夹叙夹议，较少抒情，即便有，亦极节制。新的途径他没去开拓，已有该走的路在心间伸着。笔法仍是古来的，又不拘挛格套，语词常能闪出现实的光。这样的文字一出，所唤起的反应，大略地说来，不妨归在一句话上：始觉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的风致犹在。照鲁迅的意思，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接过前人的经验，传下去，不使其死在过去里，当是汪先生的所愿。这跟他在《蒲桥集·自序》中表明的散文观恰能相合：不接受民族传统，就写不好一篇散文。《初访福建》里，他依着漳州、云霄、东山、厦门、福州、武夷山，逐地写来。眼观字句，我不光顿受八闽的明秀风光，含咀途上的精妙识见，还能看出游程的大略。《初识楠溪江》里，九级瀑、石桅岩、苍坡村诸景，也是笔笔都到。后来我游楠溪江，屐痕所印，也大致不差。游踪不过是隐着的一条线，记历、绘景、说理、寄情，当为茱茱大端。仍是汪先生的想法：“其实看山看水看雨看月看桥看井，看的都是人生。否则就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不是散文家。”到了一个地方，作家写的东西，里面总要有诗。

在叙述之中夹入议论，汪先生写游记，时常是这样下笔的。

他叙得妙。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寺院实在太多，形制又相仿佛，写好了，真叫难。汪先生去云南武定狮子山，进了正续禅寺，瞧见建文帝塑像的照片，这位入山为僧的落难者，“仍作皇帝打扮，龙袍，戴着没有翅子的纱帽，端坐着，眼睛细长，胖乎乎的，腮帮子有点下坠。”每读到这里，我总想发笑。这几笔，真是“活”得不得了。泥塑木雕，须眉毕现，足传神意。调子又极风趣诙谐，甚至俏皮，如邻家老汉家常语，毫不矜持作态，可算难能手笔。一派天真作风，让散文的古址上开出新的花，可见他并未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换旁人，大概无此笔墨。“大雄宝殿东侧有一小院，院中有亭……据说建文帝生前就住在这亭子里。我们在帝王居里的矮凳上喝了一杯茶。亭前花木甚多，木香花花大如小儿拳。”这照例是述游，连绘景也融在里边了。掩卷，汪先生的脚步移向哪里自然明白，他的感思到了何方更是悟得出。空间转换着，视角变动着，他以随和的态度、淡泊的心境、清澄的墨水，描画过眼景物。他的文字是亲藹的、平易的、省净的、雅洁的，是不被嗅出流俗气来的。沉入他的语句间，咏史怀人的深沉情味、飘逸散淡的盎然意兴，满心都是。

他议得深。《岳阳楼记》写到范仲淹，说他的那篇《记》里，“岳阳的景色是想象的，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思想却是久经考虑，出于胸臆的，真实的、深刻的。看来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思想。有了独特的思想，才能调动想象，才能把在别处所得到的印象概括集中起来”。此段话，只有像汪先生这种在梗涩世上过来的文人，才会想得到，才会讲得出。到了《严子陵钓台》里，汪先生则认识到这位入世的范文正公也有出世的一面，“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这种“间发议论”，皆在行文恰当处。靠着慎思和明辨，吐露的新意义，尚能显出理性的光度。那番深刻的思致，断非寻常笔力之所能为。

这么一看，汪先生的笔路所向，实在是印证着自家见地：“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无论在叙的方面，或议的方面，都绕不开思索与含味。真应了王国维的话：“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为使心灵和风景相通，汪先生总是着眼于人文内涵的，笔下一段段地架着人与景物之间的桥。我们正从这样的文句中，找出真率的性灵。

说来也巧，我家近旁有个书店，头几天我在那里看见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一草一木》，这是一册汪先生的散文集。跟别种选本相较，虽也篇章目次地那么排印，但有一件，编者的功夫下得更到家：在篇末标注写作和发表日期，报刊的名称也没落下，可说细谨不苟，尤其在研究者眼里，殊觉详备，所可厚非的遗却之疵是没有的。书中同样选录了《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江》，我瞅了一眼，标注得准。前些年，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徐强教授为撰著《汪曾祺年谱》，给我来函，提了几个跟汪先生创作相关的问题，希望我答复。有的虽属细事小行，对他也都是要紧的。上面两篇汪先生的游记，虽是我手签发的，况且底稿还留在我这儿，好歹也算有一定之谱，却也生怕时日一长，未免记得糊涂。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检索旧报，将登载日期细心核对过的。

顺带说一点遗憾。汪先生认为自己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的抒情诗人，又入了老境，身临山水名胜，“总不免抚今追昔，产生历史的悲凉感”，记游摹景中，常以五七言近体律、绝诗述感。昔日我编发《初访福建》，文章末了有一联诗，其句本应是：“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汪先生见到报纸，有一天对我说，诗里那个“围”字，误印成“周”了，意思虽近，声调却差了。可知他对四声的安排极讲究。那会儿排版还靠拣铅字，可能是手民误植之故。一个字走了形，以后的书选了这一篇，全跟着错了。我也补救过一回。某年，余树森先生在游记的名下编集《中国风景散文三百篇》，我把这篇《初访福建》荐给他，且有所留意，使讹舛在这书上除去了。

语丝

如果有人把你都称为天才，你应该趁早溜之大吉，因为你不得不问一句：如果你是天才，那么莎士比亚、莫扎特和爱因斯坦是什么？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这往往是一种婉转的贬低方式——“喜剧天才”。在我看来，喜剧天才和真正的天才的区别就好像穆斯洛奇的村长与美国总统的差别。

——埃里克·拉克斯
《伍迪·艾伦谈话录》

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我不哭，我必须坚强，很长一段时间如此。

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

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

——赫塔·米勒
《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没心没肺的人常常被视为类似草履虫的低等生物，但是，草履虫原先是有脑的，是进化过程中慢慢地把脑子给弄没了——不需要脑，就足以应付复杂的海底世界了，人家有自己强大的生存哲学。观察一下你周围，那种没心没肺的人类，幸福感往往最强烈。

——咪蒙《守脑如玉》

“要被别人喜爱、欣赏。要成功。你应该表现得有意思，值得关注，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有问必答，在这个男人面前展现你的女性魅力和智慧，像个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在这个女人面前展现你的男人本色，风趣幽默，懂得逗她开心”，诸如此类。实际上，诸如此类“必须达到”的要求对应着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种种法则，我们屈从于这些法则，却从来都没想过它们是否适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境况，而这些它们正是我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苦恼的根源。

——弗雷德里克·方热
《从自我苛求中解放出来》



读书札记

杨爱民

读生活,其乐无穷;读书,更是乐在其中。

从《帝王师刘伯温》这本书里我听出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东西,就是人才!没有人才,国将不国,万事不成。拥有人才,上天也眷顾你;身边没有慧眼,再难得的机会也只能与你擦肩而过。不是那块料,任谁也提不起来;是人才,终将有所成就。中国历史上给人才以最高礼遇的时代首推战国时期,为了网罗人才,秦国



专门开辟了一条士子街(就是知识分子齐聚之地),并为各国士子设立了可以自由言论的“论政坛”;齐国更是在春秋时代就建立了一个专门招贤纳士的机构:稷下学宫。就连当时称雄列国的霸主魏王,也不惜重金派太子亲赴云梦山,邀请军事奇才孙臆为魏国效力。在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两股农民起义势力的对垒中,强大的陈友谅正是败在了拥有刘伯温这一宝贵人力资源的朱元璋之手。可见,对个体的人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人才,并且深知自己的价值!懒得聪明,是真愚蠢。而对于一个团队甚至国家来说,拥有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就像一支占领了制高点正在与敌方对垒的军队,处处占尽先机,胜算在握。

《鬼谷子的局》这本书像一块磁石,第一次听,就把我变成了一颗小铁钉,被它牢牢吸住了。前番,颇为秦惠文公舍苏秦不用而深感不平;

此刻,又为苏子千里远赴邯郸前途未卜而辗转反侧。一边自嘲“听书人落泪,替古人担忧”,一边又仿佛在等待上天对自己命运的裁决。身心仿佛已踏入鬼谷子纵横天下的棋局!观史可以明智,《鬼谷子的局》中,张仪学成出山,来到楚国,豪情万丈地要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不料遭佞臣陷害。在这个局中,楚王面前有两个张仪:一个是帮助自己谋取了楚国的大功臣张仪,一个是被诬陷私窃了和氏璧的小偷张仪,且不论张仪本是被阴谋陷害,即便张仪真的把和氏璧窃为己有,对于一个国君、一个国家来说,哪个张仪更有价值呢?大概小学生都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吧?但是楚君居然选择把张仪以偷窃罪打至半死并逐出国境!当一个济世治国的旷世奇才的价值不如一块玩物美玉的时候,众士只能扼腕!不管是蝼蚁草民还是王公贵胄,每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活着,就得不断地做出抉择。当一个人的选择合乎大道时,他看到并得到的就

越多;当他的选择只发自本能私愿的时候,离灵魂的毁灭、肉体的困窘就不远了。人活着,每做出一种选择都很难,给自己选一条越走越宽的路更难,路径却很简单:舍私欲而就大道矣!

生活体验也好,读书观史也好,让我看明白一件事:左丘明只有一个,司马迁也只有一个;西施只有一个,李清照也只有一个;李白只有一个,曹雪芹也只有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只有一个。人的天性都是爱“好”的:花前月下、金榜题名、故里荣归、怡情逸致;看美景、享美食、居美宅、美人傍……每个人都在说:“对自己好一些!”如何才是对自己好呢?身在这个世界,欣赏这个世界,接受这个世界,融化于这个世界;身在人群,乐在人群,汇入人群,消失于人群;身在世事,冷观世事,化解世事,消弭于世事。世界、世人、世事,是我们生命的容器和载体,唯有在阅读中才能探寻新的世界、丰富自己的灵魂、品读百味的人生。